

音乐之声

想象的耳朵对着你倾听

闫语

我一直觉得，音乐博物馆首先是音乐作品的想象博物馆。想象的参观者，站在想象的钢琴前，想象的音符开始打开想象的耳朵。于是，想象的音乐家，迈着想象的步伐，向想象的观众鞠躬，接着演奏想象的作品。而在想象的结尾处，想象的人心满意足，又意犹未尽。

所以，当你走进音乐博物馆，与你擦肩而过的，可能是你想象中穿着牛仔服的莫扎特；与你交谈的，可能是你想象中提着公文包的肖邦；而那个坐在钢琴前弹奏的人，可能就是你想像中喜爱或不喜爱的格伦·古尔德。也许，音乐博物馆的迷人之处，就在于此。它终究不是一位演奏者，也不是一位聆听者，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音乐本身，是一部部在想象中才得以完成的音乐作品。

来到哈尔滨音乐博物馆，慢慢地从每一件乐器身边走过，你会感觉到它们的耳朵在对每个参观者倾听。它们的容颜，也随即从时间的洪流中慢慢地清晰起来，慢慢地，就像一场下在过去时的慢雪，那么慢，那么轻，那么多脸孔穿过浮雪，在音符中翩然而至。

然而，此时的我，坚信自己不是一个很好的参观者。很好的参观者已经够多了。我的状态更像是一个游离在“博物馆”这三个字之外的一只耳朵。是的，我在试图捕捉每一个音符和每一件乐器的音色，这是一只耳朵的幸福时刻。于是，博物馆成了我的音乐厅。我知道，音符是可以跳动的，在弦上，在键上，记录着人类的大历史，也诉说着每个人的小情绪。而在音乐博物馆里，每一段旋律都是以想象的样貌出现的。

曾经，我做过一个梦，梦到自己看到舒伯特正坐在一架约翰·弗里茨钢琴前，弹奏着他的声乐套曲《冬之旅》，自弹自唱，歌声时而忧郁时而温馨。我就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，默默地站着，聆听着。当最后一个音符在黑白琴键上静止，舒伯特缓缓地站起身，向着我站立的方向行了一个下场礼，然后转过身，越走越远，一直走出了我的视线。

这个梦，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再也没有出现过，我也如往常一样在一些不可命名的空间中追逐着不可名状的时间，最终，都成了氛围、言词和空气。舒伯特成了空

气之空，我也渐渐地走出了音乐。生活就是这么简单，也是这么无奈，无论是现实中的人们，还是梦境中的幻影，依据于日常行为的同时，又成了一种假想的意象。那么，一种想象的时间，才可以进入时间的中心吗？在看不见的想象面前，我们要如何相信它的存在，从而去潜心找寻呢？那么，游走在时间中的音乐，都是一种隐喻吗？在音乐博物馆里，每一件乐器都是一名演奏家吗？每一位演奏家最后都会成为参观者的一种想象吗？

想象是奇妙的。此刻的我，借助想象，成为了这座音乐博物馆里最惬意的聆听者。看到陈列在玻璃罩里面的圆号时，我的耳边就响起了莫扎特的圆号协奏曲；看到大提琴站立在钢琴旁，就俨然看到杜普蕾和巴伦博伊姆正在演奏埃尔加的《E小调大提琴协奏曲》；看到单簧管，我随即就哼唱起了《自新大陆》第二乐章的悠扬旋律。于是，博物馆在我的想象中变得格外光彩照人，它可以是大型的演出现场，也可以是小型的家庭聚会，只要有音乐在，时间就是充盈的。

就这样，我在音乐博物馆里走着，看着，

想象着，慢慢地，脚下有了一块块卵石，它们慢慢地排列成无数条交叉的小径。那么，无论沿着哪条小径走到尽头，都会有一位音乐家静静地等候在那里吗？念头一闪的瞬间，我抬头，看到了不远处的墙上整齐地镶嵌着那么多音乐家的照片，他们的笑容亲切和蔼，目光柔和地注视着馆里的每一位参观者。就在这时，我隐约听到了一段优美的钢琴声，循声望去，一个穿着粉色公主裙的小女孩闯进了我的视线，她的快乐洋溢在稚嫩的脸上，一旁的妈妈也是满脸的幸福。原来，此刻音乐博物馆里某个我没有去过的空间，正在进行着“星海杯”少儿钢琴比赛。一切都在按部就班，一切又充满着无法预判的变数，音符的跳动中，一切皆有可能。

是的，在这个关于博物馆的故事里，我的想象有些格格不入，却总是带给我崭新而奇妙的心灵感受。在这里，我们走过的每一步都是一个律动的音符，我们面前的每一块玻璃都收藏着一段时间的乐章。而我们要做的，就是张开自己的耳朵，去倾听，然后去想象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可以更好地去规划当下的阳光，流动的云，以及脚下的路。

悦读

家园之间

刘军

在家园同构的传统观念体系下，家园则生成了另外的涵义。她是烟火气十足的，在空间环境上，超过了家族单位，收拢了土地、村庄、四邻、河流与四季，构成了栖居的托付场域，成为历代文人、艺术家的流连忘返之所。

曹洪蔚的短篇小说集《家园》收录了他最近几年创作的14部短篇小说，作为一个“60后”作家，他对于故乡豫东平原当然会有浓郁的家园情结。不过，在这部集子里，他克制住了抒情的冲动，而是从问题意识出发，带着“小说介入现实”的理念，联系现实生活的蝶变，推出了问题系列小说。因此，从小说类型加以判断的话，曹洪蔚笔下的这些小说，可以归类入“问题小说”类型。每一部作品，皆聚焦一个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。这些问题呈带状分布，恰恰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下社会因城乡结构松动、经济改革深入所产生的困扰社会的具体问题。如同詹姆斯·伍德提及的那样，小说是距离生活最近的事物。

也正是因为问题的聚焦，使得小说带来的思考是双重的，一方面，作家在处理这些社会矛盾之际，持有严肃的立场和系统性思考的特征。伏尔泰曾指出，一切严肃的沉思皆来自生活这个深不可测的东西。另一方面，当读者放下小说集子，也会在心中升腾起诸多问题意识，即这些问题从何而来？又该怎样得到合理地解决！

问题小说作为现实主义深化的一种路径，它直笔书写现实，不回避具体的矛盾，也不回避因为问题而产生的负面因素。这也使得《家园》这部小说集子，拥有了两个突出的特征。特征一就是当下性极强，因为小说所反映的问题与每一个读者都不隔膜，亲戚朋友四方八邻中，总会发生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，这些问题又决定了具体人的悲欢离合，每每听闻，易让人扼腕而叹息。特征二则是，每一个聚焦的问题都带有普遍性，也符合了文学由个别反映一般的规律，同时形成了典型化的文学叙事。曹洪蔚笔下的问题小说与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，存在着很大的差异。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往往关注的是青年的未来、婚恋爱情的自由、民族的前途等问题。而曹洪蔚的问题小说则是直指社会现实，有着问题照亮现实的总体特征。

在艺术表达层面，小说与地方方言、口语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。地方方言与口语不仅给予小说表达以力度，而且也构成了个性化、风格的显性内容。《家园》一书中，地道的豫东方言比比皆是。像扎壮、谷堆等词语，民间性和乡土性皆很突出。隔着一条黄河，在黄河以北的豫北地区，刘震云小说中的方言、土语经过影视剧的改编，一时风靡，作为对比，豫东地区的方言俚语与豫北尽管有所区别，但是内蕴的味道则是趋同的，除了形象性之外，还具备了动作性、幽默感突出的一面。此外，在小说的细部呈现上，《家园》里有不少作品，对吃食做了细致的刻画，诸如荆芥托的做法，咸鸭蛋的腌制，这些关于吃食的细节，为小说调和了另一种风味。恰恰也是作家日常生活趣味的某种投射。

当然，《家园》一书在艺术处理层面并不完美，在两个层面还存在瑕疵。一个是景物描写为表征的环境书写与人物的性格塑造、心理活动的刻画还存在没有完全融合的问题，说明作家并没有完全贴着人物去写，嵌入情节流动上还不够自然妥帖。另外一个层面就是闯入式叙事使得情节的走向稍显生硬，在故事进程中缺少了必要的伏笔。

马尔克斯曾经说过，真实永远是文学的最佳模式。对于当代中国的小说家而言，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无疑是深广的，这对于他们来说，既是一种机遇，也是一种挑战。

（作者为文学博士，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。）

讲古

宋朝的赛龙舟

简墨

宋代黎廷瑞写有一首《端午东湖观竞渡》：“记得当年年少时，兰汤浴罢试新衣。三三五五垂杨底，守定龙舟看不归。”谁不怀念少年时看到的龙舟竞渡呢？

黎廷瑞做过南宋的小官，宋朝灭亡后，他移居深山十年，但心心念念的，是旧时风物。比如思想金陵玄武湖的雪，思想鄂州东湖上的龙舟——那时有许多热闹，此时（作诗时）就有多落寞。

龙是中国等东亚国家古代神话中生活于海里的神异生物，为鳞虫之长，司掌行云布雨，常用来象征祥瑞。传说龙能显能隐，能细能巨，春分登天，秋分潜渊。天长日久，幻化出面目纷呈的龙文化。

龙文化一直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文化之一，可以说，从南到北，从民间到庙堂，华夏文明数千年，龙的影子无处不在。龙舟便是其中的一个载体。

南宋词人刘克庄曾有词写端午看

龙舟：“儿女纷纷夸结束，新样钗符艾虎。早已有，游人观渡。老大逢场作戏，任陌头、年少争游。溪雨急，浪花舞。”

他说出自己观赛龙舟的感悟：装备齐整，观众期待，划舟少年争意气，很来劲，可我这种上了年纪的，就懒得再演戏了。流急浪高，孩子们，你们玩去吧。

宋朝的赛龙舟带来的可全是快乐——龙头高昂，龙尾高卷，龙身旗帜随风猎猎有声。船舷两旁均匀排列着操桨手，船尾有持长桨的舵手，着整齐划一的表演服，一律为精壮的小伙。也有幔帐里坐着敲锣打鼓的，京戏的锣鼓开场一般，锣声响亮，鼓点密集，一刻不歇。行进中，翻船、落水者时时有之，会火速将翻船反转，爬上去，不顾浑身湿淋淋，挥桨再战……为了更加好看，还会常常让一群人将龙尾踩低，使龙头高翘，船头激起的急浪从龙嘴里喷吐出来，如龙吞云吐雨一般。岸上的观者除了速度，更想看的是众人划桨是否

整齐有力、踩船姿态是否优美、龙嘴里是否能压出漂亮的水花……踩船人一蹲一起，划手们一前一后，龙头嘴一张一合，观者随船上状况而心情起伏，喝彩声、鼓掌声、歌吹声、笑声，声浪一波连一波，真其乐无比。

一只龙舟能不能赢得喝彩，除选手们的表现外，还取决于龙舟的扮相是否够出彩。

龙舟是实用的人工造物，因此首先要结实好用，之后才是审美：将木雕的龙头和龙尾插在船的前后两端，而通常船身遍插牙旗作为龙鳞。上乘的龙舟起码得有上百面牙旗，同时要配有幡旗、顶幔等装饰，旗幔上的刺绣也是千姿百态，有腾龙、飞凤、金刚、麒麟……鲜艳漂亮之外，彪悍又豪气。一旦划动起来，船上各色饰物便都“活”了，个个堪称“王炸”，像是开了特效。

这世上半人的乐趣，另一半人不懂，也难分对错——玩龙舟的人的乐趣，不玩的人是不懂的。

闲情逸致

片景在案，心游林泉

梁水影

明代陆绍珩在《醉古堂剑扫》中说：“知蓄书史，能亲笔砚，布置物有趣，种花木有方，名曰清致。”

要做到种花木有方，仍需修炼。许多年与植物相亲下来，我尚且摸不透它们的脾性。比如竹子，种了三次，都未能成活，简直心灰意冷。所幸者，文竹、竹柏、南天竹之类倒是一派欣欣向荣，略感欣慰。

蜗居于套房之内，阳台尤其局促，要晾晒衣物，又要种花养草，做梦都想有个院子，好安放这颗爱草木的心。阳台狭小，只能选择性地种了一些绿植，兰花、蒲草之类总喜欢往书房和茶室里搬。

想到晚明的江南士子们偃息林泉，清高自适，忘情山野，漫步林间，听松风竹雨，赏古石苍苔。山林闲逸之乐，莫过于此。若能以此景物移作书房清赏，令寡陋之室骤生清旷之致。“心目间，觉洒洒空灵，面上俗尘，当亦扑去三寸。”此亦人生一大乐事。

贾宝玉称官场钻营者为“禄蠹”，一心一计只与姐妹丫头们在大观园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。他们诗会雅集，小酌行令，

浇花种竹，焚香煮茗。大观园就的确是伊甸园式的存在，生活悠闲而精致，浑然不理俗务。

那一年大雪，芦雪庵即景联诗宝玉落第，姑娘们便罚他去栊翠庵向妙玉乞红梅来插瓶。宝玉带回来的这枝红梅，被置于一只美女簪肩瓶中，虬枝纵横，花吐胭脂，香欺兰蕙。而后这群少男少女又是赏梅又是题诗，那样的生活真是风雅到了极致，令人神往。

几案之上，怎能没有花瓶以供清赏？《醉古堂剑扫》云：“瓶中插花，盆中养石，虽是寻常供具，实关幽人性情，若非得趣，个中布置，何能生致。”同样一只花瓶，在不同人的手里也会有不一样的风格。花瓶是瓶子的灵魂，场景的搭配赋予它个性。

一枝花，在不同的容器里会呈现不一样的气质，一瓶花在不同的环境里，也会呈现不一样的风格。瓶子与花，花盆与植物，几案之间，方寸之地，如何取舍，便透露了一个人的性情和审美取向。

插花可以学，审美却藏在一个人的骨骼里。袁才子在《随园诗话》里引用了许浑的一句诗：“吟诗好似成仙骨，骨里无诗莫

浪吟。”可以说相当伤人了的。的确，审美和诗性一样，没三分天赋不勉强求。

周末又随友人去了趟南方书店。一进门，见硕大的土酒瓮里插着一截高大的栎树枝，仿佛种了一棵小树，一室之内，顿觉勃勃生机，阔气极了。吧台上，书桌上，窗台上，皆有瓶花悦目，都是当季新鲜的野草花，或舒展灵动，或轻盈妩媚，或清新高雅，皆有一段天然意态。

黄瓶花，绣球花，马鞭草，金鸡菊，还有大把鲜绿的叶间开着小白花的鱼腥草。从拆迁处捡来的已经变形的旧锡罐里插着大枝绿植，搭配着几枝白色的黄瓶花，是初夏才有的小清新。屋角的绣球花已经开了，一丛浅粉，一丛浅蓝。

并不是多贵重的瓶子插花才好看，可以是旧罐子、酒瓶、玻璃饮料瓶，甚至废弃的土陶罐、铜锡器。寻常的瓶子插出不一样的美感，独抒性灵，不落俗套，那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。

阴阴夏木，漠漠远空。爱那屋外丛林幽深，可忘俗世风尘。而真正的宁静，莫过于让林泉住进内心。



郁郁葱葱(水彩) 青季 作

随感录

君子如玉

夏雪莹

《古诗十九首》有句：“燕赵多佳人，美者颜如玉。”拿玉比之美，斯为美也。个好玉人儿，玉指、玉足到玉面，玉肌，玉体横陈，玉腕动香风，就连泪泪也称玉箸，可谓极致。

“美人赠我锦锈段，何以报之青玉案。”汉以来文人墨客间就有解佩相赠之风，以璞玉之质彰显君子之德，故言君子如玉。

古人喜欢随身佩玉，所谓“佩鸣玉以比洁，齐幽兰以争芬”。子曰：“夫昔者，君子比德于玉焉，温润而泽，仁也。”许慎《说文解字》云：“玉，石之美。有五德，润泽以温，仁之方也。”可见君子佩玉，温润乃是第一要义，唯温润见其韵致。玉之有韵，好比花之有香，宜清淡，于有意无意之间，最能养气。

“思言君子，温其如玉。”君子如玉，君子修身也如执玉。美玉韬光，契合君子之道，以玉养神，含蓄内敛，浸淫日久，涂去尘心，斯人亦神骨俱清。以玉为友，如同以君子为友，淡泊从容，不言处，已心领神会。不言，也是一种修养。

“良玉须切磋，琢磨就其形。”好玉，声清越，色纯粹，形质朴，巧匠会随其天然轮廓雕琢，使其如宛自天成。

壹 首诗

幸福

张茹

突然在傍晚感觉这个城市格外亲切
日用百货、各种小吃摆满小街
回家的必经之路上
叫卖声抑扬顿挫，烤肉烤串的小火苗
穿透钢筋和水泥，直达味蕾
小径的分岔处，月季花映着月色
让白脑海中的各种数据荡然无存

从未想过，我会在落日的颜色
归巢的鸟鸣以及车流人流之中
买一个溢着芝麻、小麦香气的烧饼
带回一束开着微小花朵的满天星
还感觉到风的声息和形状
被它们拥抱着如此具体